

心宽不负笔耕情

杨瑞武

我爱读报,尤爱关注三晋文化相关的信息与专文。2025年12月4日,我收到当日报《太原晚报》,在第14版文娱栏目,一则醒目标题《*大生意人*》藏着晋商八大家》映入眼帘。细读之下,编者按提及40集电视连续剧《*大生意人*》正在央视八套黄金档热播,正文则以晚清商帮图景为引,系统介绍了晋商八大家,文中所用八个标题依次为:

一、祁县乔家——白手起家通天下,诚信为本数乔家。

二、榆次常家——货通沙俄领风骚,外贸世家是常家。

三、太谷曹家——太谷巨富三多堂,商铺规模数曹家。

四、介休侯家——蔚宇五联竞潇洒,票号世家是侯家。

五、祁县渠家——声名卓著长裕川,祁县大户是渠家。

六、平阳亢家——明清两代盐粮商,山西首富数亢家。

七、介休范家——甲第联辉名当世,世袭皇商是范家。

八、太谷孔家——大名鼎鼎财神爷,最后风光是孔家。

看到这些一字未改的标题与高度契合的内容,我心中顿生震撼,这不正是我2006年4月4日发表在《山西日报·黄河文化周刊》的《晋商旺族八大家》原文吗?多年前的原创文字,被直接用于热播剧的配套宣传,我却全然不知情,追责吗?静下心来思量一番,我最终选择淡然处之,不过多计较。

我出身农家,幸得党和政府培养,顺利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业。1963年从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,我长期在省市党政机关与政务岗位任职,从事文秘、调研与综合协调工作,多年深耕地方政务与城市建设。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,我始终痴迷于三晋文化、太原历史文脉的挖掘整理与宣传弘扬。1984年,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,我与多位同仁共同提议,在市领导支持下,组织全市多部门骨干力量,历时百日主持编纂百万字大型文献《今日太原》,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,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展示太原历史底蕴与发展面貌的重要载体。此后,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支持下,我又陆续牵头编撰《龙城太原》系列丛书12册(三版)、纪念解放太原四十周年画册、《古城太原展雄姿》《中国城市百科·太原卷》等作品,分别由山西人民出版社、红旗出版社、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,始终为讲好太原故事、传播三晋文脉尽心尽力。

进入新世纪,我笔耕不辍,陆续在《山西日报》《山西经济日报》《太原日报》《太原晚报》等主流报刊发表《山西东西论》《唐晋三晋及其他》《山西人山西魂》《三晋文化与儒家思想》《山西文化自信的八个理由》《晋商旺族八大家》《晋商文化的历史传承》《太原区划沿革与城市发展》《太原城市精神刍议》等多篇专题文章,刊发记录完整、可查可考。这些文字后被收入我的文集《山西东西论》,以及香港四季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回忆录文集《养正弘文》。近年,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增强国人文化自信,我的力作《美丽的中国人》,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,即将面世。

时至今日,不少阐释三晋文化的文章,仍在公众号、搜索引擎、地方文化平台广泛传播。我提笔写作的初心,是让更多人读懂三晋、喜爱晋商、记住太原。此次旧文借助《*大生意人*》的热播走向更广泛的观众,让晋商八大家的故事与精神借影视东风深入人心,令我欣慰。

山西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,文脉绵长、底蕴厚重;太原拥有两千五百多年建城史,是独具魅力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文化建设,党的十八大以来,文化自信深入人心,三晋大地文化事业与文旅融合迎来蓬勃发展的新局面。

回望数十载耕耘,我为挖掘与弘扬三晋文化、太原文脉笔耕不辍,不求回报、不计得失,唯一心愿便是让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,为地方发展注入文化力量。如今眼见太原文旅蒸蒸日上,全省经济社会稳步向前,百姓生活安定和美,我心中满是欣慰。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播,能以笔墨为桥,让三晋故事走得更远、被更多人知晓,便是我一生笔耕最大的价值与慰藉。



春联里的故乡情

吴国荣

春节,既是一种深刻的民族文化情怀,又是一种温馨的家国亲情牵系。而春联无疑是春节的最佳标配。每年一到腊月,写春联、送春联、贴春联、贴“福”字,就成了人们心中庄重而神圣的大事。每到除夕,家家户户贴上春联的大门,就像睁开了一对亮晶晶的眼睛,喜笑颜开,眉目传情,迎接着四面祥瑞、八方安康。

确实,春联是春节的灵魂。追溯历史,你会发现,红色喜庆的春联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和精神皈依。我从十七八岁时,就在农村为村民书写春联。虽然那时我的毛笔字还很稚嫩,但村里当时毛笔字写得比我好的人并不多。需要就是价值,我也就此“赶鸭子上架”,从那时起,不待扬鞭自奋蹄,一直写到了现在。

回想几十年书写春联的经历,我深深感受到春联是一种精神寄托。上世纪70年代,物资比较匮乏,乡村普遍贫困,一张红纸要一毛多钱。每临春节,村里的街巷邻居都会找上门来。比较讲究民俗礼节的人,一般会带两张红纸,说上几句客套话,就开始裁纸。院子大门和正房的两副春联要裁得宽一些,厢房门上的稍窄一些,还要裁上两三个斗方写“福”字。最重要的是要认真裁好两副小对联,小到只有三指不到两指宽,长约一尺,一看就知道是给土地君和灶王君准备的。内容我早已烂熟于心:土地君的是“土生万物,地可发千祥”;灶王君的是“上天言好事,回宫降吉祥”。这两副对联尺幅虽小,但裁割和书写都要格外认真,因为这是农耕时代老百姓对这两位神祇的敬畏。

这还不算完,最后还要把红纸裁剪剩下的边角料,整理成数张小纸条,给牲畜圈、粮食囤、衣服箱、水缸、风箱、院中树木等,写上相关的内容。如果还有节余的纸条,不管大小,也要给家里床铺顶棚写上“抬头见喜”,给大门对面的墙上准备一张“出门见喜”的条幅。那时农村农家过年,春联的书写、张贴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一到除夕,全家总动员,老小齐上阵,提着浆糊,拿着扫炕笤帚,总要把满屋满院的大小门楣、家具器物上贴得满满当当。追求红火热闹、吉庆祥和是一个方面,更重

要的是世世代代受苦受累的乡民,打心底里对美满幸福生活的向往、期待和祈盼,同时也传递着人们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。

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在千里之外的城市毕业分配,开始上班。尽管如此,每年我仍然要回家过年,为村民写春联,这约定俗成的事,依然是我不能任意推卸的责任和义务。那个年代,改革开放让人们的思想慢慢活跃起来。有一年春节前,我回到老家,年节的准备还没停当,几位相熟的乡亲就找上门来让我写春联。有一位比我家年长的乡亲,他的父亲是一位勤劳俭朴的老人,经历人生起伏后,终于稳定下来,他喜不自胜,拿着红纸和自拟的春联内容来找我,文字虽不合格律,但在保留原义的基础上修改后,他便高高兴兴地拿走了。

还有一位是我的发小,高中毕业后参军,在铁道工程兵部队学会了开运输车,复员回村后,靠着贩运废旧物资日子过得滋润。他口述的春联内容是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;勤则进,进则强,又见壮”,上联出自《左传·大学》,下联对仗工稳,但满是进取之心,我便照写成全了他。另有一位爱好写作的同乡,数次高考失利后在村里彷徨自守,他自撰的联语虽音律有缺,却道尽心境,我不愿争执扫兴,依言书写。这一时期,人们敢于以春联抒怀,与时代对话、与内心和解,自我意识愈发鲜明。

进入新世纪以后,我已届艾服之年,因各种原因不能回老家过年了。但我仍然会给村民写春联作为感恩的使命。每年一进入腊月,我就准备好纸张笔墨,在单位给同事们写春联的同时,也为村民们写,一直写到过小年。然后,我把村民写好的春联装入纸箱,或从邮局寄回,或让回老家过年的本村老乡捎回。捎了几年,我的一个堂兄打电话说:“你不要写这么多了,村里老百姓用不了。”后来了解到,原来农村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:一是随着经济发展,乡村大部分农家盖起了新房,高门大院,车进车出,按原来院门大小书写的春联,已经属于小鞍配大马,很不合实际。二是随着市场繁荣,一到春节,许多服务单位,都会赠送春联。有的农家子女在外工作和打工,春节来临也都会

寄送春联回家,而且都是红纸、金字印制的。有的农户还会根据自家大门的高低宽窄,专门到年前的集市上私人订制购买。

至于我为村民捎回去的春联,一是时间早晚没保证,村民们大多已准备好;二是我捎的春联都是用红纸自己裁剪自己写,没有印制的漂亮,而且尺寸都是根据城市居民楼房门框的大小裁剪的。因此,捎回去的春联只能是拾遗补阙。这并非村民不需要春联,而是需求更时尚、更贴合现实,春联依旧是生活朝气与美好憧憬的载体,也提醒我要更新观念、与时俱进。

退休后,我将为村民写春联当作固定责任,以此回馈故土。每到腊月,便请人陪同选购专用联纸,印有瓦当与吉祥纹样,规格齐全,再购置大批龙凤斗方。同时翻出征联报刊,积累素材。我请来两位在文化部门工作的同乡后辈,一同按各家情况编撰联语,兼顾家风、职业与愿景,既写寻常门户,也写公共场所与古建祭祀之地,以正能量内容传递乡魂,助力美丽乡村建设。写到小年,便用可靠快递寄回山村,确保除夕前送达。

这十余年,我不断优化书写与寄送:选用大尺寸红底金纹联纸,大气雅致;一户一撰,贴合各家实情;准时寄出,满足乡亲期盼。乙巳年春节前,我早早寄回春联,外甥女来电说迟一步未领到,我当即托人补送,保证不耽误张贴。晚间致电发小,他说领到三副两米四的大联,还要分给长年在外的堂弟、堂妹。我劝他不必操劳,他说:“人不在家,贴副春联,给祖先回家照个明。”听闻此言,我心中依然。

如今村里120多户,三分之一宅院常年锁门,常住者多为花甲古稀的老人,青壮年寥寥。可即便如此,贴春联依旧是最重要的年俗。有人专程驱车百里,回乡为老宅贴联,承续家风。空寂的宅院因一联红纸而有温度,春联成了精神家园的守望者。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乡村,春节“申遗”成功的标本在乡村,而春联,便是最沉默也最坚定的守护者。

丙午年新春将至,彩灯迎新,妙联临门。我始终坚信:春联是一种精神寄托,也是对文化的一片深情。

晋沪铁龙载归心

张秋生

1月23日,暮色渐浓,Z198次列车如一条湿润的绿龙,静卧在太原站4站台,将晋地的厚土与沪上的繁华,轻轻系在千里铁道线上。2026年春运的序曲已然奏响,我踏上车厢,随铁龙一路向东,在黑夜与白昼的交替里,邂逅沿途风景,触摸铁路人滚烫的初心,感受一段跨越17年的铁道芳华。

19时58分,列车缓缓驶离太原站,车轮碾过钢轨,“哐当、哐当”的声响,是夜色里最温柔的韵律。石太客专沿途的墨色山峦静默伫立,灯火如星子散落,次第闪烁又转瞬即逝,像极了旅人眼底的期盼。穿过隧道时,黑暗短暂裹住车厢,再出洞时,平原的夜风裹挟着寒意,却吹不散车厢里的暖意。列车员每半小时一次轻手轻脚的巡视,生怕惊扰了旅客的思绪;硬座车厢里,体育教练王先生与旅客畅谈运动之乐,列车员张娜递上一杯热水时,那句脱口而出的“服务真好”,是旅途中最朴素的温暖。

21时47分,列车驶过石家庄北站,这座调图后新停靠的车站流光溢彩,高楼的轮廓在夜色里舒展,像一颗镶嵌在冀地的明珠。衡水站台在寒夜里掠过,61岁的李大爷上车后,列车员杨焱快速更换卧具的身影,让老人竖起的大拇指在车厢里漾开一圈温暖的涟漪。0时27分的德州站,列车员笔挺地立在车门旁,任凭冷风拂过脸颊,依旧耐心引导旅客,6分钟的停靠,是寒夜里暖心的守候。

机车大灯劈开浓黑,列车如银龙穿梭在华北平原。跨桥梁时,桥下灯火如星河奔涌;穿郊野时,乡村灯火疏疏落落地缀在田野,像大地眨动的眼睛。车厢内旅客渐入梦乡,唯有车轮声依旧,列车长王龙凤的身影穿梭在各节车厢,她反复提醒旅客看好贵重物品、谨防烫伤,服务热线的那串数字,被她念了一遍又一遍,成了旅途中最安心的提示。灯光落在她写工作日志的侧脸上,映出铁路人刻在骨子里的责任与使命。

这趟连接晋沪的列车,自2009年首发便承载着两地的期盼。单程1505公里的行程,14小时4分钟的陪伴,它始终以温暖的姿态,穿梭在晋沪之间。

1月24日,晨光熹微时,列车驶上江苏境内的南京长江大桥,江风轻拂,宽阔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舱、两岸错落有致的高楼、江天相融的壮丽,揉碎了冬日的清冷。六朝古都的底蕴随江波流淌,秦淮河风光在窗外倏忽掠过。

8时24分,抵常州站时,117名旅客携晨雾下车,132名旅客登车,站台的熙攘里藏着奔赴的期盼。窗外天宁宝塔的轮廓遥遥可见,千年古塔的静穆与列车的疾驰相映,勾勒出江南的古韵与生机。

汾河水库冰封曲

曹文进

历经夏日暴晒和秋风洗礼后,汾河水库就像舞台上的角儿一样开始变脸。十里平湖收敛了律动的潮汐与潋滟的波光,宛若疲惫的处子步入了宁静的冬眠季。

站在水库大桥上北望,水库大坝在呼啸的北风中岿然屹立,似乎异常坚固。历经60余载风吹雨打,这个全国第一的水中倒土坝,抵御了无数次大雨洪峰的冲击,默默守护着三晋的康宁。作为山西最大的地表饮用水供应库、省城太原的水源地、中下游150万亩耕地的灌溉源,春夏秋三季放水期依次关闸,一年一度的上冻冰封期悄然而至。

冬至过后,数九开始,一夜间水库有了薄薄的冰层。前几日还是澄碧的水面,蓝天白云下,进水塔和浮桥就像挺拔的卫士静立在平静的水面上,水波不兴。大圆大圆的夕阳,渐渐西下,将橘红的光芒斜射在广阔的水面上,夕阳熔金坠湖心,半江瑟瑟半江红。恍然间美景消匿,令人不胜感叹。

殊不知凛冬的水库别有一番景致。“坐听一瓣珠碎,不知湖面已成冰”,调皮的孩子们总想溜玩,三五结伴,早已等不及冰层冻厚,手持木棍敲打冰面,不小心溅起的水滴甩在红扑扑的小脸上,旁边的伙伴忍俊不禁。一九、二九、三九……气温越来越低,冰层越来越厚,偌大的冰面冻得结结实实,散发出清冷之光,严寒逼人。冰冻三尺,乃跨月之寒也。

寒冬的第一场飞雪如约而至。巍峨的大坝银装素裹,与山梁、大地、树木、房屋一同融入皑皑的童话世界。

登临坝顶,跨上高处围堰,极目远望,洁白的库冰与河岸、山梁连成一片。天幕下,斜倾而平展的内坡坡与冰面已无界限,不到一个时辰,冰面覆盖已达两指之厚。



雪后的汾河水库 秦永计 摄

上世纪90年代前,冰封的汾河水库是库区居民通往县城的捷径。腊月里,采购日用品,置办年货,从水库南岸和东岸踏出了两条安全通道,或徒步沿河水库,或骑行冰辙雪道,已成为库区几代人的共同经历,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我从刚上学到20多岁,多次穿越冰面,感受了非凡凡响的冰雪之旅,从战战兢兢到从容,从摔倒到稳健骑行,记忆犹新,其乐无穷。

冰面上会发现多次冷冻激起的冰凌,连串成冰,高度一拃左右,当地人称为“截畔”,“截畔”处往往冰层薄,容易失足踏进冰窟窿,一般要绕过“截畔”,走前人踩开的大路。走在无雪的冰面上,若脚下晶莹透亮,绝不能大步疾行,否则十有八九会滑倒,初涉冰面者几乎无一幸免,受伤骨折者也有之。走着走着,“咚咚咚”的声响忽然传入耳际,不禁惊出一身冷汗,其实是冰底水压引发的震动,是冰体“呼吸”信号,据说冰越厚响声越大。这有惊无险的冰水奏鸣曲,是水库冰封的独有旋律,“咚咚咚”,这是空灵中浪波在擂鼓,宛如天籁,为寂寥的冰旅增添了别样的情趣。此时回头悠长地吆喝一声:“唉——嗷——”后面的小伙伴们也回应着,摆摆手,打几个“滑刺”,快步赶了上来。

薄薄的一层雪,绝可试验冰面骑行水平。头戴火车头军绿色棉帽,挽下棕毛耳挂,手插蓝色棉手套,脚蹬八眼纳底暖鞋,内穿手工八吊捻线织就的羊毛袜,这是那个时代骑行汾河水库的标配。跨上加重“永久”或“红旗”牌自行车,从南岸向西北结队出发,上县城买糖、买肉、购置春联年画等,甭提有多高兴了!有经验的人拧开气门嘴放点气,使轮胎略扁,不紧不慢地悠悠骑行,哼着小调,那个逍遥。我初次骑行,车胎气打得鼓鼓的,蹬了几圈,自然滑倒,“哎”的一声,自行车滑出一丈远,眼冒金星,额头顿时鼓起“圪包”,感觉懵懵的,自是哭笑不得。揉了揉胳膊,蹦了蹦腿,于是放了点气,回正车把,与大家并骑同行。几番折腾,总算再没有摔跤。大家说说笑笑,个把小时后已经上岸。

回首处,留下几道车辙,远处踏出的道路就像几副白带一直向水库岸边延伸而去,冰面上的行人三三两两地拉开距离,变成了零零散散的小黑点。环顾水库四周,丘陵蜡象,天宇银装,正所谓:“万峰横玉塞垂地,一水泓澄冻不流。”

冬过汾河水库,已成为记忆,而汾河水库冰封曲是我心中永远的依恋。每逢白雪飘舞的数九寒天,我总会驻足坝顶,举目莽莽冰海,感叹似水流年。